古文辭類纂

雜記類一

韓退之鄆州谿堂詩并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鎭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鎭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竱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鎭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

目睽睽公於此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懾以恩則横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畔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尙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壥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

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詞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邪蠡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甯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蘋苽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庥

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

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旣嘿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韓退之畫記。。。

方侍郎云周人以後無此種格力歐公自謂不能爲所
爲曉其深處而東坡以所傳爲妄於此見知言之難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
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
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
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
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收者二
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
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
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
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
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
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

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胄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

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坐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玆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摹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韓退之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

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

腐黑橈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韓退之燕喜亭記。

太原王宏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邱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宏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邱曰竢德之邱

薇于古而顯于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秋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宏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宏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

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
刻石以記

韓退之河南府同官記。蔣鳴先生云記中盧公者盧邁趙公者趙宗儒顧公者顧少連鄭公當館鄭餘慶新書不載其爲汜水主簿及爲守東都公送鄭涵校理序云爲郎于都官事相公于居守涵即餘慶子更名瀚者也此餘慶爲留守之證

方侍郎云四沓敘述不覺其冗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

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二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修於宮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于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

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共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守司文武百官于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韓退之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置連鎖

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濟通然其襟抱蔚疏風氣宣洩邑居

邪甯訛言賡騰歷載以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

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嗷嘷劫衆阻兵凜凜栗栗若

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

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

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

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

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

是宣河之芸芸源于昆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

刻之日月是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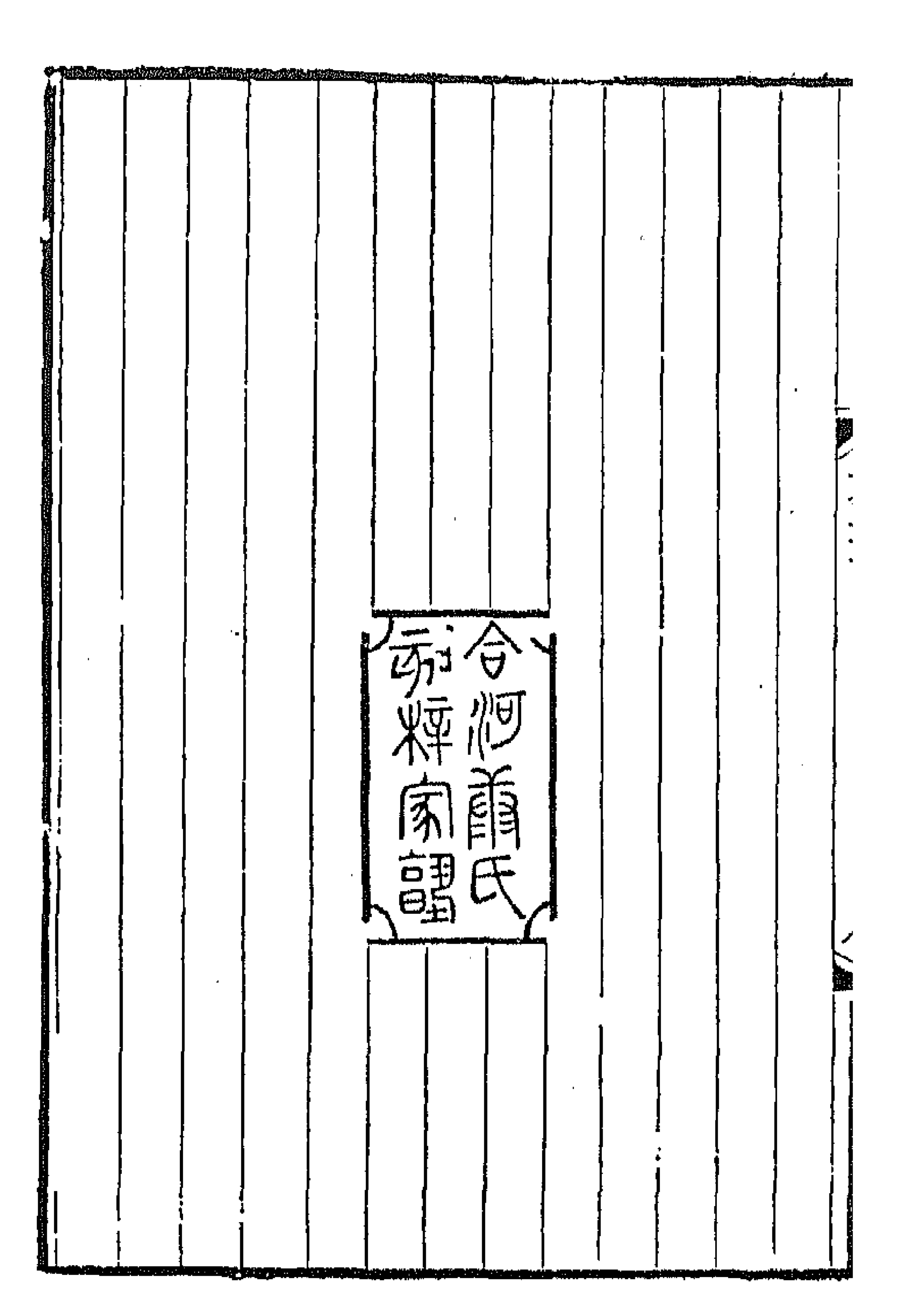
韓退之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

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

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甯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泛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邱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閒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翺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古文辭類纂五十一


合河康氏
新梓家譜

柳子厚遊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鄉立。（鼐按朱子謂山海經所紀異物有云東西鄉者蓋以其有圖畫在前故也）

此言嶽嘗子厚不倩作山水記放之蓋無謂也後人又有以子厚此等爲工而放法者益失之矣

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唐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柳子厚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淸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

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
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
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
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
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絶沈
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
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蓺是野眉厖齒鯢未
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
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
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
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
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
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

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
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
記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
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
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
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
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
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
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
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
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

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柳子厚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

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子厚鈷鉧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

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

境過淸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子厚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靑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

嵗綿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子厚石渠記

茅順甫云淸冽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淸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

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柳子厚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為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柳子厚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子厚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為囿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嶛闊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牖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子厚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李穆堂云北流潯水瀨下流字當作洑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

臨大野飛鳥皆覩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梩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櫜吾多櫜吾穆堂改多蘘荷伯父云爾雅菟葵顆凍注款冬也邢疏本草款冬一名櫜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蔍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緣青之魚及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山兩崖皆東西礙疑西字當作面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毳修形糈稌酒方伯郎云形當作刑鉶羹也見周官內外饔職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溽水

雜記類三

柳子厚零陵郡復乳穴記。舊爲云崔簡以刺連州爲州人所訟流死驩州即子厚亦云餌五石病瘍且亂又書與之論石鍾乳則此記蓋譏其姻連不得謂爲信辭矣零陵郡當作連山郡文安禮嘗論及之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

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道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眞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柳子厚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尨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月辦理宿蠹藏姦披露首服民

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瓏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閒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上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

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子厚館驛使壁記。

鼒按子厚在御史禮部時文往往摹效國語而蹊徑不化辭頗蹇塞若饗軍堂江運二記皆然此文較爲明淨雅飭然尚不及永柳以後所爲也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於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於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於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

畤其驛三其薮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薮曰方州方州葢坊州之誤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薮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朔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羸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歷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

罪之故月受俸二萬於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

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爲顦顇客耶余既委廢于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柳子厚序飲。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于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

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呌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紏逖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呌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紏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柳子厚序棊。。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于是取二豪如其第書之既而

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晲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讓其善否者歟其得于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愚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敘

李習之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翱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予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宿於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於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脈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邱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棲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辰至

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邱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池宿望梅樓觀走砌石將游報恩水涸舟不通無馬道不果游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舫隙水溺舟敗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臨曲波觀輪轉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羣峯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翺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翺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於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

至湞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笋如嬰兒過湞陽峽己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漳江自大庾嶺至湞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湞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湞江出

韶州謂之韶江

古文辭類纂五十三

合河康氏
刻梓家塾

雜記類四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茅順甫云文不用意處却有一片渾雄沖淡精神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于子履之室（蓋鳴先生云陸經字子履洛陽人官集賢修撰）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宋史職官志寶文閣在天章之東西序羣玉蘂珠殿之北英宗即位詔以仁宗御書御集藏於閣）胡爲於子之家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于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竄于世久矣少不悅于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鬱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

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泣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歐陽永叔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

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而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

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于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于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于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

蓮館鐏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截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歐陽永叔有美堂記。

蕈塢先生云文雖宋世格調然勢隨意變風韻溢于行布誦之鏘然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愈按宋仁廟賜梅摯守杭州詩止一首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歐公云賜詩首章者右僻以者定爾功爲武之本章則首句得稱首章）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

平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而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

出人于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游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游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遺于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之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

淸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葢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旣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

此豐年之樂若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
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歐陽永叔菱谿石記。嶺塢先生云劉金吳時爲濠滁二州刺史長子仁規次郎劉仁贍也公於五代史記中劉仁贍傳內亦具之而此記云子孫泯沒無聞豈忽忘之邪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
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
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
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
出永陽嶺西經皐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
於滁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
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
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
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

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于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歐陽永叔峴山亭記。

琛按歐公此文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壒

者絕世之文也而其人爲誰二句則實近俗調爲文之
疵類劉海峯欲删此二句而易下二子相繼於此爲羊
叔子杜元凱相繼於此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
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
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
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
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
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
足以垂于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
傳言叔子嘗登峴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
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
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

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甯元年余故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于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登高

爲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歐陽永叔游儵亭記 緜按景祐止四年次年即寶元元年是年仁宗以十月祀天地于圜丘故改元也作文在四月故尚稱景祐五年爾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邱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

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眞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于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十舟中記

歐陽永叔眞州東園記。施君爲施昌言許君爲許元馬君爲馬遵

眞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游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淸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淸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

畫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荊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嘷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眞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子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

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若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歐陽永叔浮槎山水記。。伯兮云曹能始名勝引此記云李不疑爲郡守不疑未詳何人

某按李端愿仁宗時邢州觀察使鎮東軍留後知鄧襄二州移廬州不疑蓋端愿也端愿遵勖之子遵勖尚萬壽長公主太宗女也故記有生長富貴之語端愿字公謹一字不疑歐公集中浮槎寺八記詩跋及與李簡牘言李遺水及作記事簡中數稱其字

茅順甫云風韻翛然

浮槎山在愼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于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

并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
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
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
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
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
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
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
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于故老得
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于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
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
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
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于心顧力不可
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

不可兼若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之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于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于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于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于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歐陽永叔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鬬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

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于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于今雖名藩鎭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瘠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旣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

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苗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之濡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吾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于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歐陽永叔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禾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予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爲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若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

綴所立功處故廟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
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
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
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人以騁其
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
神于禦盜而反神于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
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
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
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
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
之威靈暴矣哉

歐陽永叔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

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逶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廵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廵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廵檢使内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絡繹相互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鬭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始

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古文辭類纂五十四

合河康氏
刻梓家塾

雜記類五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

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

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元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

樂及觀此學之作其在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致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曾子固筠州學記。

雍按宜黃筠州二記論學之旨皆精然宜黃記隨筆曲注而渾雄博厚之氣鬱然紙上故最爲曾文之盛者筠州記體勢方幅而氣脈亦稍弱矣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于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正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于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臆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于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時者皆勇于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于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于强暴之間至于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佪沒世不敢遂其簒奪自此至于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

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痡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于百家不蔽于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溥惡之習勝其于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于鄉閭故不得不篤于自修至于漸靡之久則果于義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選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篤于所學至于循習之深則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

士于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于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絶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葢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于庖湢庫廏各以序爲經始于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于余余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

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于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余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于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强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于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

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于隱約其操雖殊其志于人當作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于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于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于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顚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甯處此其意亦非自足于邱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于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于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于墓側立碑

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于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尙存而湖南小州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祀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尙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曾子固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門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邱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

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為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堨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為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于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泉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于四方蓋

水出于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于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于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于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于四瀆而河益數徙失禹之故道至于濟水又疑王莽時而絶况于泉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灌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成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于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于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甯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于東門爲余道長

渠之事而談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爲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爲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曾子固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甯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廪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

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

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廪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煩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厲死者殆半蓋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

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過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曾子固擬峴臺記。

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隤潦毀蓋藏棄委於蓁藂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

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傾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艫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沈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于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谿藂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徬徨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災少其民樂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

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余爲之記

曾子固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爲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鄣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閎隘庳樓觀弗飾于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

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内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于是出納士吏賓客于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于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頌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于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二邦之人百世之下于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曾子固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

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閱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于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由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由眞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涌湍石之川巔崖莽林貙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指也得其

閒時挾書以學於凡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覈講解有
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
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
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
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譏其
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
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冗衣饑飯芑莧之羹隱約
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
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于文章生所好慕爲之有不
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儁挾長而
有恃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
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曾子固齊州二堂記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旣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葢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葢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嬀汭則耕歷山葢不同時而地亦當異

世之好事者迺因鵲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葢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葢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葢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淸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

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濟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淸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尙有考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曾子固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

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

曾子固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楗二陰溝十有九通民

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濵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于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

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歷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姦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

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
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浚湖
積其泥塗以為邱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
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
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
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益
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
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
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
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
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浚河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
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
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

歲耕其竹木聚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於五萬刑有杖百至于徒三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崲湖為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由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

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鎛之法纖悉詳至今尙多傳于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亟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由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與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歷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旣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于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由苟簡之故而弛壞于冥冥之中又可知其

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水盡廢則湖上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下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覩者故曰此遊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

縱之法矣欲痛絶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于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于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于州與河渠司至于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卧龍齋